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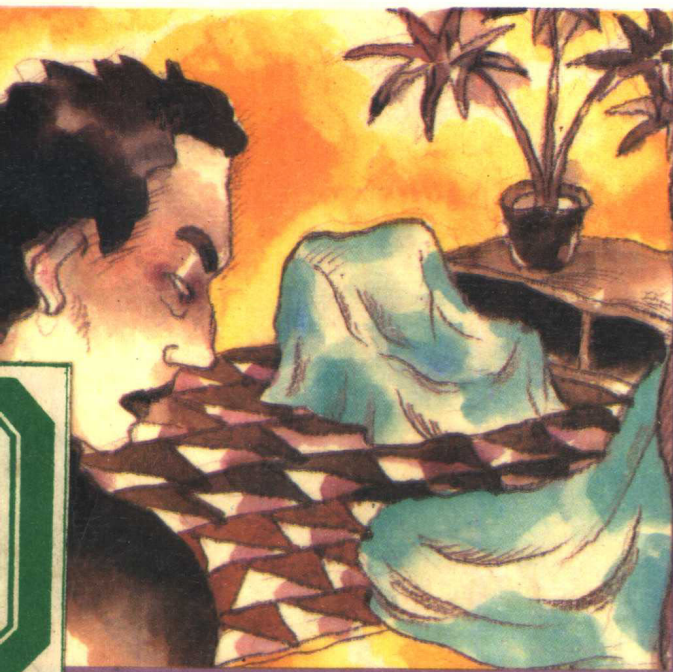
奇情 · 悬疑 · 推理

畸型屋

● 三毛 主编

● 张国祯译

● 华文出版社



阿嘉莎·克莉丝蒂侦探小说丛书

7

● 克莉丝蒂探案丛书·7 ●

畸型屋

阿嘉莎·克莉丝蒂 著
张 国 祯 译

三 毛 主编

华 文 出 版 社

1990 年 · 北京

责任编辑：田 耕

封面设计：冯光美

畸型屋

阿嘉莎·克莉丝蒂 著

张 国 祯 译

三 毛 主编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135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兵器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875 字数 147 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7,000册

ISBN7—5075—0060—8/I·31 定价：2.80元

内 容 简 介

伦敦富商、八十五岁的老里奥奈兹全家祖孙三代住在伦敦郊区的一幢名叫“山形墙三连屋”的别墅里，别墅的建筑形式给人以歪歪扭扭的畸形感。老里奥奈兹被毒害了，留下年轻的第二个太太及儿孙们。警方认定是谋害，嫌疑落在遗孀布兰达和家庭教师罗仑斯身上，因为他们彼此相爱，写有盼望早日能成眷属的情书。接着，被认为是知情人的乔瑟芬、老里奥奈兹的十二岁的小孙女又遭暗算，险些送命。于是，警方逮捕了布兰达和罗仑斯。在这之后，忠实的女仆兰妮被毒死了，说明谋害还在继续。恐怖笼罩着畸形屋，这座歪歪扭扭的建筑究竟暗示了甚么？是人的变异心态吗？

编 者 的 话

作为文学中的一个独特品种，仅以它在全世界拥有的无可数计的读者，侦探小说就有资格在世界文学的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英国阿嘉莎·克莉丝蒂凭她一生中近百部侦探小说创作而引起世界众多读者和中国读者的注意和研究。

人们普遍认为美国作家爱伦·坡是西方侦探小说的始作俑者，然而侦探小说真正蔚为大观却是在西欧。可以说，从柯南道尔笔下出现了瘦削冷峻的歇洛克·福尔摩斯；从克莉丝蒂笔下出现了长着蛋形脑袋的赫邱里·白罗；从西默农笔下出现了同样叼着烟斗的梅格雷。当然，还有那亦侠亦盗的亚森·罗平；以硬汉派风格出现的詹姆士·邦……以至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不仅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风靡一时，甚至使众多的读者着了迷。

不能不承认这是侦探小说的成功，尽管人们把它列入通俗文学一类，它仍然拥有今天的读者。尽管柯南道尔、克莉丝蒂已经成为逝者，但他们仍然活在他们的作品中而周游世界，和广大读者见面。

克莉丝蒂善于用曲折的情节、奇特的悬念，出人意料结局来调动读者的兴趣，并以她优美流畅的文笔，幽默简洁的对话，尤其是那巧妙地流溢在

紧张破案中的女性的柔情而独占胜场。读他的作品，是一种消遣，是一种享受，或许对提高您的逻辑思维和判断能力也将有所助益。因此，我们愿意在这里系列地把阿嘉莎·克莉丝蒂的作品介绍给您，使您能够继续乘着“东方快车”，沿着“尼罗河”畔去进行一次扣人心弦的旅行。

这本丛书，是我社与台湾出版业合作与交流的项目之一，此次出版，除在书中增加编者的话和重要人物介绍外，基本以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选编的原貌呈献给大陆读者，希望您能喜欢。

出版缘起

三 毛

我热爱阿嘉莎·克莉丝蒂 (Agatha Christie) 所有的作品及她个人传奇性的一生。

直到现在，她所创作的一系列奇情故事，仍是除了圣经之外在世上印销最多的书籍。

当阿嘉莎的著作之一“东方快车谋杀案”被拍摄成电影在英国首映时，英女王伊莉莎白请问她：“您的作品我大半都看过，只是这一部的结局却是忘了，能否请您告诉我凶手究竟是谁呢？”

阿嘉莎回答说：“不巧我也忘了呢？”

有关她作品的曲折情节、悬疑布局和出人意外的结尾，正如阿嘉莎自己所表明态度一样，贵如女王，亦是不能事先透露一丝一毫的，不然便失去故事的症结所在及精华了。

阿嘉莎的作品，每一部都是今日世纪的迷宫，无论男女老少，一旦进入她的世界，必然无法抗拒的被那份巨大而神秘的力量所牵引，在里面做上千场以上华丽辉煌的迷藏，乐而忘返。

我极乐意将这位伟大奇情作家的全套书籍介绍到中国来，这位风靡了全世界数十年的杰出女性，在任何地方都已得到了一致的欣赏、崇拜与最高的尊敬，而在中国，她的作

品迟迟没有出版，实是爱书人极大的损失与遗憾。以出版令人著迷的金庸武侠小说，倪匡科幻小说、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及一系列经典名著驰名的远景出版公司有计划地出版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全集，正好弥补了这项缺憾，也是中国出版界的一件盛事。

有关这一系列令人目眩神迷奇书的灿烂与美丽，在于读者亲身的投入和参与，太多文字的介绍，便失去它隐藏著的玄机了。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

主要人物

(按书中出场先后次序排列)

查理 (查理·海华) ——文中第一人称，英国外交部驻外工作人员。

苏菲亚·里奥奈兹——富商亚瑞士泰德·里奥奈兹的长孙女。

亚瑞士泰德·里奥奈兹——伦敦富商，餐馆业大亨。

泰文勒督察长——警方侦探。

艾迪丝·哈薇兰——亚瑞士泰德·里奥奈兹前妻的妹妹。

菲利浦·里奥奈兹——亚瑞士泰德·里奥奈兹的儿子，苏菲亚的父亲。

玛格达·里奥奈兹——菲利浦的妻子，苏菲亚的母亲。

罗杰·里奥奈兹——亚瑞士泰德·里奥奈兹的长子，菲利浦的哥哥。克里萝西·里奥奈兹——罗杰的妻子。

布兰达·里奥奈兹——亚瑞士泰德·里奥奈兹的第二个妻子。

罗伦斯·布朗——里奥奈兹家的家庭教师。

尤斯达士·里奥奈兹——苏菲亚的弟弟。

乔瑟芬·里奥奈兹——苏菲亚的妹妹。

盖斯奇尔先生——亚瑞士泰德·里奥奈兹的律师。

兰妮——替里奥奈兹一家管家事的女仆。

1

大战末期，我在埃及认识了苏菲亚·里奥奈兹。她在当地领事馆某部门担任一个相当高的管理职位。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一个正式场合里，不久我便了解到她那令她登上那个职位的办事效率，尽管她还很年轻（当时她才二十二岁）。

除了外貌让人看来极为顺眼之外，她还拥有清晰的头脑和令我覺得非常愉快的一本正经的幽默感。她是一个令人觉得特别容易交谈的对象，我们在一起吃过几次饭，偶尔跳跳舞，过得非常愉快。

我所了解的就是这些；直到欧战结束，我奉命到东方去，我才了解到其他的——那就是我爱上了苏菲亚，我想要她。

当我发现到这一点时，我们正在“牧羊人”餐厅吃晚饭。这个发现并未令我感到丝毫的惊异，倒比较象是认知到一个我长久以来熟悉的事实。我以崭新的眼光看着她——但是我所看到的是我长久以来即已熟知的。我喜欢我所看到的一切。她那一头从前额高傲地窜起的黑色卷发，那鲜明的蓝眼，那小巧、斗志高昂的方正下巴，那挺直的鼻梁。我喜欢她穿的那套剪裁得宜的特制套装，和那白色绉纱衬衫。她看起来带着清新的英国气息，让我这漂泊异乡，三年未回过家乡的人涌起强烈的亲切感。我想，没有人能比她更有英国味道——甚至我正在这样想时，突然怀疑她实际上是不是，或可不可能真的象她让人看起来那样具有英国味。现实生活中有没有象舞台上出现的那种十全十美？

我了解的就这么多，我们在一起谈过了彼此的喜好，讨论过各人的想法，谈到未来，谈到目前的朋友——苏菲亚从未提过她的家或是她的家人。她知道我的一切（她是个很细心的听者），然而我却对她一无所知。我想，她有一般的背景，但是她从未谈起。直到目前我还不了解她的背景。

苏菲亚问我在想什么。

我照实回答：“你。”

“我明白。”她说。听来好象她真的明白。

“我们也许有几年见不到面了，”我说。“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会回到英格兰。但是一旦我回来了，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来见你，要你嫁给我。”

她听了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她坐在那里，抽着烟，没看着我。

一时之间，我担心她可能没听懂。

“听着，”我说。“有一件事我绝不会做，那就是要你现在嫁给我。这是行不通的。第一，你可能拒绝我，而我就得伤心地离去，也许为了挽回我的虚荣心，去跟某个女妖精鬼混。如果你不拒绝我，那我们又能怎么样？结婚，然后马上尝到两地相思的滋味？订婚，然后苦苦相等一段长时期？我无法忍受你这样做。你可能碰到你中意的其他人，却受到婚约的束缚，觉得不得不对我‘忠贞’。我们是活在一个匆匆忙忙，一切求快的奇怪环境里。在我们周遭，婚姻、恋爱这种事情，说合就合，说分就分，快得令人眼花缭乱。宁可你回家去，自由自在的，看看战后的新世界，决定一下你想在这世界上得到什么。我们之间必须要是永久的，苏菲亚。我无法忍受任何其他的关系。”

“我也是。”苏菲亚说。

“另一方面，”我说，“我想我有权利让你知道我——呃——我的感受。”

“不过不带任何过早的抒情色彩？”苏菲亚低声说。

“亲爱的——难道你不了解？我一直就试着不说我爱你——”

她止住了我的话。

“我真的了解，查理。而且我喜欢你做事的怪方式。你回来后可以来看我——要是你到时还想——”

轮到我打断她的话。

“这是不容置疑的。”

“任何事情都总是有置疑的余地，查理。总是有一些不可预料的因素在。比如说，你对我了解就不多，不是吗？”

“我甚至不知道你住在英格兰什么地方。”

“我住在斯文里。”

我点点头。我知道她提起的那个闻名的伦敦郊外住宅区，夸称有三座供资本家使用的上好高尔夫球场。

她以沉思的声音轻柔地补上一句：“住在一幢歪歪扭扭的畸型小屋里……”

我一定稍露惊色，因为她一副觉得好笑的样子，同时精心引述一句话解说：“‘而他们全都住在一幢歪歪扭扭的小屋’。我们就是这样。其实也并不真的是幢小屋子，不过倒真的是歪歪扭扭的——由木质骨架和山形墙砌成的！”

“你家是个大家庭？几个兄弟姊妹？”

“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一个妈妈，一个爸爸，一个伯伯，一个婶婶，一个祖父，一个姨婆，还有一个续弦祖母。”

“天啊！”我有点承受不了地叫了起来。

她笑出声来。

“当然在平时正常的状态下，我们并不是全都住在一起。是战争和空袭造成的——不过我不知道——”她思考着皱起眉头——“也许就精神上来说，一家人一直都住在一起——在我祖父的庇护下。他是个相当了不起的人，我祖父。他八十多岁了，身高大约四英尺十英寸，但是任何人跟他站着一比都会黯然失色。”

“他似乎是个有趣的人物，”我说。

“他是有趣。他是来自斯麦那的希腊人。亚瑞士泰德·里奥奈兹。”她眨眨眼，补上一句说：“他非常有钱。”

“经过了这场大战后还有人会有钱吗？”

“我祖父会，”苏菲亚很有信心地说。“政府任何剥削富人的伎俩都奈何不了他。他自有办法应付，反过来再大捞一笔。”

“我怀疑，”她加上一句说，“你是否会喜欢他。”

“你呢？”我问道。

“胜于喜欢世界上任何人。”苏菲亚说。

2

过了两年多我才回到英格兰。这段时光可不怎么好过。我写信给苏菲亚，也常收到她的回信。她的信，就象我写给她的信一样，并不是什么情书。是一些亲近朋友之间的信件——谈谈一些个人的想法和日常生活的感触。然而我知道就我这方面来说，而且我相信就苏菲亚那方面来说也是一样，

我们彼此之间的感情增厚增强了。

我在九月份一个阴天里回到了英格兰。树叶在傍晚的余晖中金黄闪烁。风一阵阵地吹着。我从飞机场打了一封电报给苏菲亚。

“刚回来。今晚九时于‘马里欧’与你共进晚餐。查理。”

几个小时之后，我坐着阅读“泰晤士报”；浏览着出生、结婚和丧葬专栏，我的眼睛被“里奥奈兹”这个姓氏吸引住：

先夫亚瑞士泰德·里奥奈兹九月十九日恸于斯文里，“山形墙三连屋”自宅，享年八十五。未亡人布兰达·里奥奈兹稽首。

紧接着是另一则讣闻：

先严亚瑞士泰德·里奥奈兹不幸猝逝于斯文里山形墙三连屋自宅，不孝子率众孙子女泣血。花篮（圈）请送斯文里圣艾尔德里教堂。

我发觉这两则讣闻有点奇特。看来似乎是报社一时失查，因而重复刊登。不过我心里面想的尽是苏菲亚。我匆匆打了第二封电报给她：

“刚看到令先祖父去世消息。深感哀恸。告诉我何时能见你。查理。”

六点钟时，我在我父亲的屋子里收到了苏菲亚的电报：

“九点到‘马里欧’。苏菲亚。”

想到就要再见到苏菲亚，令我既紧张又兴奋。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漫长得叫人发疯。我提早了二十分钟在“马里欧”等

着。苏菲亚只迟到了五分钟。

再度见到一个你很久没见过但却一直在你脑海里的人总是一件教人感到震惊的事。当苏菲亚终于走进餐厅的旋转门时，我的感觉就好象我们的会面并不是真的一样。她穿着黑色衣服，有点奇怪的是，这令我吃了一惊！大部分其他的女人也穿着黑色衣服，但是我想到的那是确确实实的丧服——而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苏菲亚会是那种真的穿上丧服的人——即使是为了一个近亲。

我们喝着鸡尾酒——然后过去找张桌子坐下来。我们之间的交谈有点快速而热切——彼此询问着在开罗那段日子结识的一些朋友近况。这是一些造作的对话，不过倒让我们挨过了刚见面的尴尬。我对她祖父的去世表示哀悼之意，苏菲亚平静地说事情来得“非常突然”。然后我们再度叙起旧来。我开始不安地感到有什么不对劲——我的意思是，不同于起初因再度见面自然会产生出的尴尬感。苏菲亚本身有什么不对劲，确确实实的不对劲。或许，她将告诉我她找到了一个她更喜欢的人？告诉我说她对她的感情“一切只是一项错误”？

我不由得认为并非如此——我不知道是什么不对劲。我们继续矫揉造作的谈话。

然后，相当突然地，在服务员把咖啡端上桌，鞠躬离去之后，一切都转入焦点。苏菲亚和我坐在这里，如同以前一样，在一家餐厅的一张小桌子上。几年的分离，就如同没发生过一样。

“苏菲亚，”我说。

而她很快地说，“查理！”

我解脱地松了一大口气。

“谢天谢地总算过去了，”我说。“我们之间是怎么啦？”

“也许是我的错。都是我笨。”

“可是现在已经没事了？”

“是的，现在已经没事了。”

我们彼此对笑。

“亲爱的！”我说。“你会多快嫁给我？”

她的笑容消失。那不对劲的什么又回来了。

“我不知道，”她说。“查理，我不确定，我是不是能嫁给你。”

“可是，苏菲亚！为什么不能？是因为你感到我陌生？你需要时间再重新适应我？有了别人？不——”我中断下来。“我是个傻瓜。没有这种事。”

“是没有这种事。”她摇摇头。我等着。她以低沉的声音说：

“是因为我祖父去世。”

“你祖父去世？可是，为什么？这到底有什么不同？你不会是说——当然你不会是指——钱的问题？他没留下任何钱？可是，当然，我最亲爱的——”

“不是钱的问题，”她轻轻地一笑。“我想你相当愿意娶我，即使我穷得只有身上穿的内衣，如同一句老话所说的。再说祖父一辈子从没亏过一毛钱。”

“那么是为了什么？”

“就只是因为他去世——你知道，查理，我想他不只是——去世。我想他可能是——被害……”

我睁大两眼直看着她。

“可是——这太凭空想象了。你怎么会这样想的？”